

第一  
美人  
倫得小傳 上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美第一人倫得小傳提要

蔣景緘譯

本書以美人倫得姪婦姽婳爲主人倫與葡人波里早結婚約猝爲海王劫取困身島中者數載苦心固拒不渝其志姽婳爲海王妃後爲巴黎大姐始終爲倫得妬敵幸波里偕其友肯威等計殺海王殲其羽翼卒舉全島而歸諸葡國波與倫亦克踐前約姽婳至慙忿自殺其間情事之疑鬼疑神文筆之如荼如火頗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此與身外身一書同爲錢塘蔣景緘君遺墨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詞藻豐敷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尤非時下小說家辦能夢見

美第一人倫得傳卷上

蔣景穀譯

第一章 聖節暗殺

渡斗羅河而西者必甘疴波耳士之葡萄酒。葡以所產名其國。疴波之製尤良美。以故舖糟啜醨不盡爲沉湎輩。雖齷齪狂藥者一蒞斯土不覺亦引滿也。

是日適逢耶穌聖節。童子嬉嬉。婦女以綵勝綴十字架於冠首。里巷各以松柏圍其門。或插冬青。醉人唱歌於道。娑娑然欹步作叉字形。警察弛禁。此日樂樂且無極也。

余書所欲述者則爲疴波耳士一老紳士。紳士曩從謬太士探險太平洋。得帕爾南布司金礦富豪甲。一府茲值聖節。醸賓娛樂。布筵餐室。衆賓雜遷戾止。有遠自巴西來蒞者。皆礦山舊部也。紳士接待甚週。其夫人加斯比倫。亦出贊助。

酒酣來賓合奏聖節祝歌。琴聲鳴鳴。節拍和易。室中融洩。幾忘隆冬。  
此紳士名比倫士格。居府之極鄙村。俯米雪河爲之第。士格雄於資。受選爲市  
長。今休沐歸來。村之入咸奔走焉。一以聖節。一以士格素慈善。親之者如麥粉  
附油。靡不膏潤。耶。蘇恩光及人。比擬此老。殆猶有新陳之別。現在之感動力。固  
甚於過去也。

俄而歌聲止。琴韵裊空際。似游絲欲落。不落。衆賓出佩械。將至門外廣場。爲刀  
舞中坐。一人寂不動。眼簾下垂。容甚莊。似默誦聖經者。衆不欲驚擾其意。緒徐  
步出室。至廣場。乃角技較力。譁笑塵上。士格欲助其興。置金一磅。以爲賞報。此  
時衆中有少年。注視金良久。忽掉臂去。已而不返。然亦無介意者。

勇哉畢君。君其取此贈金。表老人崇拜意。士格此言甫出。場中歡迎聲雷動。此  
畢君者。蓋適以刀擲飛鴉。中其喙。鴉墜。虎跳接之。左手復擲。又墜其一。且接且  
擲。墜鴉者五。衆皆詫其手腕敏捷。而士格已傾倒也。

歡樂未極慘耗忽來此時金已歸畢君雄司衆擊掌而歡呼者始厲終倦或掌痛口燥將吃咖啡以潤於是此隊反旆餐室餐室座又滿然適間枯坐是間者仍不動偶一人觸其手手冰狂叫起羣環伺之口鼻皆無氣非奄息也客其僵矣

審視其人衆皆莫識而灰睛高鼻介於亞馬孫印第安人種之間士格人觀乃知爲聖保羅城之瓦斯馬拉素以好博著號者也馬拉又常從海盜游掠剽劫皆諳恃此間無知之者士格又大度不道人短長故航海赴會何意命隕於此此非猝病口角黑沫尙出也

聖節會場經演此惡劇興會都盡衆又不能遽散醫生白耳羅者亦與斯會躬爲檢查於馬拉所飲咖啡內得砒質一點線持爲馬拉毒斃證據進咖啡者爲老僕亨達馴良無比倫度非所爲然舍之實無可疑者

十五世紀時代葡人之於巴西民族恒奴隸牛馬之無所憚馬拉之死衆已知

其爲聖保羅產。雖諗爲強死。亦不復欲報告長吏。第協議注意兇人。註馬拉之名於市長署冊。爲日後稽考料而已。士格固賢者。然不能違衆議。乃亦聽之。於是衆召牧師以馬拉付之叢簿。而雷轟電掣之巨案。遂消滅於剎那。雖然。播種於地。待時必發。彼馬拉固巴西之悍黨。此行亦非徒以赴會爲目的者。彼之家屬居聖保羅。頗有權力。而那威海盜半爲所轄。風蕭蕭兮白日寒。埋骨異域而不歸。彼方即無公使駐葡京。不致開交涉。然注意其行踪。爲之秘密保護者。實散處極鄙村之野。而比倫氏自此遂多事矣。

## 第二章 鬼伯來

聖節忽忽。忽已馳過。寒風冽雪。紛颯於極鄙村之高原。此時木葉黃脫。獨林間松柏蒼翠。如滴不改。故常星月之夜。望之森森。黝而黑。松鼠出竊。果實吱吱。作怪響。歲云暮矣。高堂白髮。生於游子。寤寐杖策歸來者。日有其人。

比倫士格有一子。長波里。次恩脫。恩脫在葡京立斯本肄業。波里則留學英倫。

海軍學堂。以年假散學歸省。士格波里。固健少年。復浸瀆海軍教育。視波濤洶  
瀾光景倏忽。爲滌盪胸襟之原料。而神怪之談。尤不足擊。其耳鼓使砧椎諸骨。  
丁丁作響。傳遞交授。於其聽腦筋故。葡國未開化之誕語。如所稱太平洋多海。  
鬼火山之神多食人者。久爲波里所目笑。

物萃於所好。而精神中之所惡者。外界亦激刺特甚。彼若故與之挑戰。以卜勝。  
利與否也。波里歸時。時以無鬼神之說。詔其鄉鄉之人。或信或不信。蓋迷信根  
性。印於社會之腦。有如寫眞之玻片。雖年代久遠。藥水再浸。輒復脫模而出。必  
洗拭淨盡。另印以他人。始獲消滅。改良社會。固難言焉。波里旣持此說。唯七格  
老人。頗不謂然。惡以馬拉死於其家。未爲雪恨。又慮縱暗殺馬拉之罪人。將來  
暗殺事件。或因而驟漲其潮流。居恒惴惴。然波里固未之知。亦無與之言者。  
一日。凍雪初霽。村中造坡公司主人勃蘭林特斯。招波里飲。莫京葡萄酒。多運  
自荷蘭。視葡有大小巫之別。波里在校守規則。恒不能得飲。茲林特斯出其家

釀與比倫氏自釀者比較。猶超過遑論。自鄙以下耶。賓主盡歡。不覺沈醉林特斯取馬車送之歸。以黑奴。獮羅爲之御。

甫出門。獮羅即進其偷語曰。比倫先生吾輩必取道聖勤禮拜寺勿過彼森氏之松樹林。彼中近有鬼怪出入。恆搏人人無敢深夜經其途者。此時報時鐘已十二句。正彼怪出遊之頃。小人能毋懼乎。

波里本不欲從松樹林行驟。聞此神經勃勃動轉。若獮羅爲之勸駕者曰。嘻汝勿懼。余有聖經可却怪。取彼道較捷也。獮羅仍欲致辨。顧念聖經果有效不憶。余昔患某症。朗誦之病良已耶。嗚呼。獮羅聖經果已爾病哉。弟此輩愚闇者流雖百口譬之轉令其墮五里霧故波里深知其性質。即以所崇拜者誘之。獮羅果帖耳受教也。

悲風蕭蕭愁煞人。夫非松樹林之地耶。是時樹頂積雪未消。如頑長之人戴白。戴着冠雁行矗立。獮羅已毛髮洒淅哀告曰。先生請速誦聖經。彼魔不已立於

途耶。波里匿笑。强抑制之。曰。吾已默誦多時。彼必不近我。曰。信乎。則余仍將策馬前。

怪！怪！！波里固不信神鬼者。忽瞬其深銳之目。直矚松柏林之東。狀至駭異。俄而馬驚嘶。獮羅掩其面而號。一鬼出其純骨之手。自提其髑髏臂弓而腰箭。箭類非洲番窟中獵獸者所服。鬼人射車輪中之丁丁作響。彼乃作哀厲之響。曰。償余損失之生命！償余損失之生命！顧此聲不類出彼口。轉若從其腹中出。噫。余聞支那及印度中有善口技。腹中吸氣作鬼語者。此鬼其苗裔耶。然彼則人腹作鬼語。此則鬼腹作鬼語。尤親切也。波里思畢。不俟其箭之再至。即鳴一鎗。奉餉。乃以視線少歧鏘琅一聲。竟將林表電燈之玻罩轟破。燈隨以滅。此腹中鬼語之鬼。初携彼獮惡觸體來往電燈下。至是遂不獲覩其真面。

### 第三章 黑色之艦

電燈雖就消滅。車上之燈尚閃閃綠色如燐。波里促獮羅前進。豈知彼覩此怪

象。正。如。送。寒。土。牛。百。鞭。亦。不。動。也。揣。其。意。旨。恨。此。地。無。地。窟。或。被。池。否。則。鑽。頭。彼。中。今。夜。不。逢。此。邂。逅。豈。不。良。佳。

波里躁急甚。自起控矧。獵羅喜釋重負。蜷伏波足下。作團蜎狀。然槍聲響後。鬼已不復見。在路無阻力。遂直造比倫第。波里以錢十愛司古度贈獵羅。獵羅受而鶩驚笑。車轔馬蕭。意彼必不敢近松椴林一步。將取道於聖勤禮拜寺矣。翌日。闔村轟傳。波里與魔鬼戰。咸咋舌。然至是彼森氏之林。遂爲禁地。雖林主侵暮即弗履其地。人人腦中印一携觸體之巨厲。不能磨滅。至或以之嚇啼小儿。而近林人家。乃每夜必失牲畜。若干居人稱爲鬼爺。出獵弗欲窮究。竟得爲觀戰員。尤奇特矣。

波里之初至也。猱升一樹巔。坐其上。以俟鬼伯。雪故纂林表爲人震動。敕築墜。

餘瀝爲人身溫度所蒸。融化漬波濕衣褲。波弗恤懷中出探燈。四向注射。無所覩。自咎曰。昨日大醉。乃爲偷奴。先入語歧我。視線烏有鬼者。然回思似記。鬼挾矢。尙有一矢中馬車。此事又非子虛潛潛等。等悄悄冥冥。乃如待幽約且類暴客。伺行人。默然無語。

俄而風又起。林葉策策動。鬼爺竟不失信。驅羊一羣而至。波里出遠鏡瞭望。其所提觸體齒粲髮蓬皮肉尙未盡脫。顧身後又從兩黑影未知其爲人與鬼。羊在前戢角帖身。鬼爺以手箭代鞭弭。策之頗如法。波念鬼未必欲得羊。然彼頸無頭似又非人類。而此日晝間訪村中略無朕兆。正未知其爲何物。於時奮身下樹。欲與決鬥。乃其身後兩黑影已飛至前者亦作魔鬼粧。後者似躡前者之下。樹而爲螳螂之捕者。與波里相距約一碼。後者驀發一鎗。中前者之脰。彼乃若不知。手一揮而鬼爺驅羊益急。葡境故多山。極鄙村之山尤縹曲。彼森氏之林外。卽爲干達貌利安山脈之支派。由西班牙蜿蜒而入者。山外乃爲米雪河口。

波里計及此恐其由此逃不可捕獲於是持鎗湧身出將爲後來者之臂助後來者見林際忽又一人出現疑爲助鬼伯者急發槍直指波里喉際波里不暇辨急則治標亦以槍還擊顧波里之技實令人嘆絕彼惟知後來者非鬼爺同黨慮彈或創之將失勇士乃以彈擊彈來者彈遂墮地上發鎗之人亦驚奇甚復以一彈來波里以槍稍撥之彈又墜彼人知不敵駭而奔波里急呼曰止余非彼黨適與君戲耳盍回步同戮力乎然此人若不聞波岔息始追及及覩面固畢君雄司也

經此展轉驅羊者已由間道遁波里曰噫彼必指米雪河追無及矣遂與畢君共登附近之小山莫給尼爾者以瞭望果見河畔有一黑色艦艦側隱隱露長鯨二字所懸之旗亦作鯨魚形黑地白章森獵可怖艦首似有人行取遠鏡測之則鬼爺與其又一人方登甲板羊羣受驅入船底卽有人近鬼爺之前爲卸其所持之頭復似拍其肩者鬼爺仆一人挾之人船室已若不能自動者二

人。相。顧。駭。詫。

第四章

海王怨耦

二少年矗立峯頂嗜奇不欲回步下山趨小徑出米雪河畔此艦尙未解纜然  
艦上置炮水手皆獵惡不減鬼爺所持觸體雄司曰休矣波里君吾輩二人甯  
足敵彼者波里曰余將施水底鑿船術君試觀我所爲且語且去上衣取手袋  
小椎鑿數事一躍入水時艦中煤氣已升濛濛若黑霧雄司立下風焦臭刺鼻  
不可耐斯須纜起錨拔汽笛一聲飛馳去如拍拍鳴波里懊喪自水中出  
又翌日此二少年復密勘村中蹤跡較前略有得未知此艦復來否來則將絕  
其登陸者之歸路二人計畫其成敗余姑俟後文詳述茲先以斯艦主人歷史  
爲諸君告。

阿索勒斯羣島之未爲葡屬也中央之島德爾塞辣者爲太平洋羣盜所盤據  
盜魁固南美人以汎海而得地不逞之少年遂歸之徒黨寢以昌熾洋中亞德

蘭的海面以至地中海行旅但見黑艦浮沈波際者知爲海王出巡遇之必無幸海王者即自名阿索勒斯譯言爲鷹彼固以鷹揚自雄也然其原有之姓氏則莫之知知之者唯海王之妃拉格倫得其心腹將馬辣愛孫耳。

德爾塞辣氣候溫和橘柚雪梨垂珠纍礦物尤豐富誠樂國也海王旣得此根據地伐木建築塞堡森立有倫得以爲之承迎巧笑有馬辣愛孫輩爲之爪牙出則駕其坐船長鯨凌蹠於奔濤駭浪人則據其赤宮與倫得調笑間逐諸將講海戰方略尤樂國中之極樂矣

倫得之美美出於天然黃金之髮拂於兩肩碧綠雙瞳澄澄若秋水雖極暴之勇夫無能禁其一盼者嗚呼生此麗質乃飄泊海洋中與綠林豪客相妃偶雖金裝玉裹飾身之寶鑽如明星綵繡之裙燦如霞綺甯非錦幃之天囚耶諸君乎諸君亦知倫得之堅忍乎倫得初受掠時僅十九今已妙齡廿歲矣初倫得從牛拉格誠斯駕帆船自立斯本赴印度遇颶航路迷失盪至喀貝落角

甫折回而遇長鯨。有軍服持槍躍登帆船甲板者。則海王阿索勒斯也。勒斯登後。以槍梢指船員曰。凡來往於太平洋者。孰不仰海王威令。今汝無故闖越海線。將謂吾彈不猛耶。

帆船名恤爾。登船員凡二十二人。遇颶已損失其十二。存者船長哈利生。機師峨樸。水手六合。誠格父女而八耳。船長覩海王初登甲板。卽將開槍相拒。乃風急時全船傾覆半身。槍枝皆濕。至此已銹蝕不能發。海王則挾其哮虎之聲。曰。止！止！汝若拒吾命令者。汝闔船將無幸。

哈利生雖經困難。氣顧不屈。潛於衣底。掣其短七首。觀海王不意。直刺其胸。未及近長鯨艦中。已有二少將躍過槍隨以發。哈身少側。遂墮水。俄航後復有墮水聲。則機師峨樸亦偕魚鱉逝矣。

船中之首領既失。無復能抗拒。海王速降速降之聲。騰於耳鼓。是時天容如墨。海波沸騰。若助長鯨船之毒焰者。六水手猶持刀屹立。未動。拉格誠斯撫倫得。

而搏躍曰天乎！余乃見余可愛之兒事賊乎乃以手力挽倫得腕將連翩蹈海海王忽霽其容急曳之曰止勿爾！余將有復命。

老人誠斯已不聞口中熱血若潮湧仆於甲板此時倫得倏易其冰霜之面迴眸一笑睨海王曰寧見世間子壻如此待丈人峯者君休矣誠能爲妾將理老父令無恙敢不唯命是聽言已顧水手曰公等何必苦抗拒余已爲老父屈矣。

### 第五章 老人之義方

水手中多奈肯威者梟桀多力目光尤敏銳如蛇彼見倫得破涕笑陰薄其柔在易折旣驟於其宣告時窺見切齒狀乃略喻其意以爲至島當有圖也乃首先投刀就海王乞降餘五人知不敵相隨從其後海王翹其短髯微作怪鴟笑點其首出手欲與倫得握倫遙謝曰妾畏大王威幸假妾顏色俟少習狎乃敢近耳海王即亦不強命長鯨船員以病榻進。

誠斯素健故慣涉風濤老而不倦遇颶後患嘔吐暈惡方已暴受大恐慌心

房赤血。乃不由軌道而出。故倫得希望未絕也。病榻至昇以四人海王令倫得隨侍。己亦率水手等超越而過。甫抵甲板。船首炮兵乃揩拭巨炮似將轟擊者。倫得駭顧海王曰。是將何爲。海王未言。先笑曰。余夙昔有奇癖。喜聞波濤澎湃。及火砲聲。今彼當舉行克敵祝禮。轟沈此船。博余一粲耳。

倫得即跽曰。幸王赦妾。要求妾父實不能再任。驚恐王必欲燬此船者。請俟妾登陸擊之可也。言既惶惶。欲淚。海王固殘忍。以破壞爲至樂。麾下無能阻之。聞倫得言。乃若受教。皇加冕。奉承唯恐不至。即曰。卿不樂此。留二人守之亦佳焉。用如此情急起。一起母令玉牘。瘦楚。于是擊船之舉遂消滅。

艦旣近島。海王侍從卽以汽車來。王欲挽倫得同登。又念其畏怯可憐。將以愛情變換其習慣。遂止。促其自登車。復以輿昇誠斯老人。斯時老人已甦。詢知落賊手。兼目覩倫得婉婉順從狀。憤氣塞膺。血幾復奔溢。顧力弱不能自主。任人搬弄。亦隨衆入此蛇蝎之島。